

回顾《佃农》先说闲话

■ 张五常

《佃农理论》是我作研究生时的论文习作，1967年5月，我把整理好的文稿交到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图书馆去存档——该馆要求甚严，每行打字的宽度与行距有指定的规格，差一一点也不收货。那时还没有电脑打字与排版，虽然有助手协助，我要奔跑几次才能满足图书馆的要求。

终于拿到图书馆收货的证明，跑到校务处领取博士文凭。殊不知外籍学生要多交50美元手续费。我想，文凭一纸怎么值50元呢？于是决定不要。正步出校务处，处长史高维尔（Warren Scoville）追了出来。他是欧洲经济学的大师，教过我，对我有深远的影响；两年不见，不知怎的他当起大学的校务处长来。他说：“外籍学生要交50元才拿得博士文凭是不应该的，但这是校方的规定。你的论文经济系的同事几次向我提及，是我们要给你博士的，那50元我替你付可以吗？”他这样说，我急忙在钱包掏出50元交出去。大恩不言谢，昔日在洛杉矶加大没有史高维尔及几位老师的悉心教诲，今天经济学行内不会有我这个人。然而，回顾当年，我的判断是准确的：以50元购得的那纸文凭不知放到哪里去了，而从那时到今天从来没有谁管我是不是博士。《佃农理论》是我的作品，自己引以为傲，文凭要来作什么？该作1969年在芝大出版后，他们寄给我说是首本的，我睡时放在自己的床上好几晚。该作既是“文”，也大可为“凭”，博士名头岂不是多余了？

不是伟人写片段回忆

1967年到今天刚好是半个世纪。那是很长的时日子——十多个半世纪前是苏东坡的时代。朋友们知道这个日子，要在今年11月举办一个《佃农理论》50年的研讨会，好些老朋友要参与；而令我感动的是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也要来。他93岁了，我欠着他：1967年3月，《佃农》只写好一章，我收到他的一封信电报，给我一个如雷贯耳的奖金，邀请我到芝加哥大学去。当时他是芝大经济系的主任，主导着如日方中的芝大经济学派。我是受到他与阿尔钦（Amen Alchian）的鼓励，6个星期后把论文写好。

今天，为了11月的会议自己要讲话，回顾一下《佃农》及跟着发展下去的研究历程，我决定先写此文，作点准备。事实上，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我写过三次。其一是2000年为《佃农》

编者按：今年是国际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发表《佃农理论》50周年。为纪念《佃农理论》发表50周年，张五常教授近期特别给凤凰财经发来8篇专栏文章详细向读者追忆当年发表《佃农理论》的来龙去脉及解释《佃农理论》在经济学上的重要创新和意义，本报予以转载，以飨读者。本文为第一期。



在香港再版而发表的《〈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其二是2005年为自己的英语论文结集而写的《求学奇遇记》；其三是两年前自己年届八十，科斯在美国出版的刊物要以一整期为我为打个招呼，我写了后来翻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学术历程回忆。

其实以篇幅论，上述三者只不过是一些片段的回忆，算不上是什么传记。这里再回顾《佃农》，我转换一下角度，说一些此前没有多说的。多年以来，要求我写自传的朋友可真不少。上世纪80年代，回港工作后三年，《信报》的林山水就催促我写自传了。之后类似的其他人的要求不少，而最有说服力的是两年前世界银行的徐立新在一篇英语文章中以一整段提出这要求。

我曾经说，自传是一个伟人才有资格尝试，而我不是伟人。问题是我无从阻止外人写我的传记。这些日子我听到长沙朱锡庆要写，成都高小勇要写，可能还有大连的王玉霞和北京的向松祚。他们要怎样写我我当然管不着，但自己提供一些零散的数据不一定是坏事。需要的是自己由衷地真实地说说一些已往。

不务正业惹来非议

记得1960年在加大念本科一年级时，选修心理学，教授送上苍给予人类的一项厚礼，是让他们记忆力短暂。该教授说要是人类的记忆历久不去，频频记着不幸的已往，生命会苦不堪言。我当然同意，记着的永远是自己引以为傲的事，不幸的一下子就忘记了。

毋庸置疑，我是个频频惹来争议的人——基本上与我无干。自己喜欢做的历来是自己的事，我不管他人，但他人却喜欢管我，是我在两岁又三个月开始知事而今天还記得的日子开始的了。这样长大，习惯了，外人怎样说我懒得管。有点不幸，因为在学问的争取上我有两项

思想文章，传世知难行易——“《佃农理论》五十年”之二

■ 张五常

成文，发表后就像自己的孩子，长大后离家而去，自己再也管不着，但总要关心一下他或她成长的命运如何。是的，思想文章，一旦离开了作者，有自己的生命，可惜此命也，通常短暂。是的，我认为自私的基因可以解释人类希望自己的思想或文章传世，但解释不了为什么人类要管自己的身后声名。

经济学文章多如天上星，大部分发表后没有人读。有些发表后大红大紫，被引用或被提及无数，但过了一段时日就再没有谁管了。我不管这些。我重视而又珍惜的，是那些文章发表后仿佛有它自己的生命，虽然离家而去，但过了若干年作者久不久还能见到它在一个思想范畴内发出一点点的光，仿佛对作者打个招呼，说：我还在。这一小点回报给我很大的满足感。

文章传世的一些证据

我平生没有发表过一篇大红大紫的作品。《佃农理论》那本小书出版到今天48年，加上其中两章在两份学报上发表，到今天，合计被引用两千多次。不差，但能超越这个数字的作品不少。然而，经过了半个世纪，《佃农》这组作品还没有见到衰竭的迹象，在西方研究院的读物表常见：一些朋友说是合约经济学的中流砥柱，一些说触发了代办（Principal-agent）理论，而提到新制度经济学，该作被认为是其中一块基石了。

从传世的角度衡量，文章被引用是不及被老师放进读物的那些重要的。学生为考试而读，而一进读进了读物老师不会频频重试。影响一个研究生是协助着他的思想发展，而被引用只是放在文章的脚注中，读者一般懒得管。从读物表出现的频率看，我的作品可能超越我这一辈的行内朋友。几年前美国西岸一家大学有一份列出54项指定的读物，其中9项是我的。出外留学的同学说，大学的经济读物表往往见到我的作品——当然不是每科都有，但一系之内总有些读物表见到有。

我察觉到自己好些英语论著会历久传世，只不过是几年前的事。1969年在芝大出版的《佃农理论》那本书，出版时只售几美元，今天一本近于新的在网上叫价2000美元，而用过的也叫价800美元。我想，人家花那么多钱购买一本小小的书，不会轻易抛弃。不久前我好奇地叫太太了解1982年在英国出版的《中国

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更小的书，出版时售价1.5英镑，今天叫价180美元。就是四年后该书再版，加了一个后记，今天也叫价180美元。我见自己没有这本书，叫朋友在美国把初版与再版各买一本。

我的中语论著也有类同的运情。2009年在北京初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当时售价25元人民币，今天网上叫价最高180元人民币。可惜除了《卖桔者言》，我没有写过一本称得上是畅销的书。但说到旧书再卖，我的运气很不俗。不久前在香港出版一套五卷的《经济解释》，写了17年，从三卷写为四卷到最后再写成五卷。我要求花千树出版社刻意地精装，只印制两千套，每套标价1000港元，这样，有朝一日这套书可能很多钱。这是作者自制的传世玩意了。去年法国一位学者把我1983年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性质》翻为法文，那是33年后才翻译，显示着该学者认为该文今天还活着。

以前不知今天惋惜

文章历久传世，作者梦寐以求。这些日子我见到自己的文章可以传世那么久，高兴吗？当然，然惋惜之情更甚。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做梦也想不到传世文章其实是那么容易写。要是当年我知道怎样写传世文章，一年尝试两篇不难，而十篇中或有八篇传世逾50年！可惜当年我不知道。回顾古往今来的经济学作品，发表后50年还有一小点影响力是作者足自自豪的，但推我大约要等30年才能看到一点先兆，才能推断大约要等的机会如何？这个30年看到先兆的准则不一定灵光。1972年我发表的《中国的子女产权与婚姻合约》，到今天历时45年，被引用只有88次。发表后30年是2002年，那时看该文传世50年的机会是零。殊不知今天看，该作历久犹新，传世50年可以肯定，逾百年不奇怪。

经济学的传世文章真的不是那么难写，只是人的生命短暂，思想创作的时日更短；作者没有发表过传世文章不容易知道要选什么样的题材，要怎样处理下笔才对。最近我完成了历时17年的《经济解释》。我81岁了，决定要在经济研究界退休了。高兴见到自己的作品大部分还在思想市场存在，因而细察一下这些作品的顽固存在性是基于哪些特征。

从自己的作品衡量，传世50年只有三个

算是学术研究。至于其他的“杂项”则是刻意地要让自己的脑子离开学术，给脑子休息一下。

不愉快的回忆，不想说也简略说一下吧。我有一个比我年长一岁的哥哥，名五伦，读书了不起，但在美国读了一年全级考个第一后，第二年却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这位哥哥跟我很谈得来，他1967年的早逝是我很痛心的事。我知道他患上的病有遗传的因素，所以从当年起我感到要小心处理自己的脑子。我知道自己可以想得快，可以想得深，也可以想得奇，问题是我思想时集中力很强，为一个难题我可以不断地想一两个月。

当年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我有一个共识，那是人的脑子思想时是一种运动，要持之以恒地操练才可以保持在优质状态。这无疑是对的，但因为哥哥的病，我恐怕思想集中过度可能闯出祸来。既然自己的集中力没有问题，在壮年时我喜欢隔一阵子调校一下这集中力，写创作文章的效果会有明显的改进，脑子也增加了舒适度。

问题是那对思想明显有助的节奏不可以招之即来，往往要把思想的集中力减少，离开想着的问题，做其他自己有兴趣的事，设法分心好几天，然后回头再集中。

研习书法用文革笔

我是在五十五岁才开始研习书法的。艺术让感情发泄当然是好事，而在所有媒介中最方便的是书法。从来不认为自己会成为一个书法家，但今天练习书法，不仅宣纸相宜，墨汁选之不尽。只是我喜欢用的纯羊毫的大而毛长的笔难找。机缘巧合，二十多年前我一手买下几百枝文革时期制造的长锋羊毫笔。那个时期的羊毫笔是最好的，只有一个弱点：当时的胶水不好，笔头容易掉下来，笔杆连接着羊毛那部分容易破裂。所幸我一手买下几百枝，是旧货，价格相宜。今天这种笔市场见不到了。

我的书法可以吗？天晓得，只是近两年在拍卖行容易卖出去。坚持低价，偶尔成交价低于底价就要求拍卖行替我捐出去给穷孩子读书。人就是这样，做任何事要有点成就感就容易继续。书法难写得好，非常难，而我注意到书法艺术不要管写出来的是什么字，关键是从事者能否把自己的情感不造作地表达出来。是不浅的学问，每次动笔我都在尝试。这尝试的本身是个好去处，是成是败是另一回事。

伊甸园难倒愚蠢的经济学

转谈收藏这项玩意吧。今年初，在广州的一次讲话中，我提出一个伊甸园的经济观。我说《圣经》记载的伊甸园，在其中亚当与夏娃什么都都有，享之不尽，但他和她享受着没有市价——全部是消费者盈余——所以从今天我们世俗用以衡量生活水平的国民收入的角度看，亚当与夏娃是穷光蛋！享之不尽的生活，他和她的国民收入加起来是零！今天课堂上教的经济学究竟是搞什么鬼的？

我不同意美国是今天地球上的经济第一大国，中国只能排第二。不同意，因为他们用金钱排列。想想吧，随意的观察，中国的楼价比美国的高出一倍，而中国的高楼大厦远比美国的多。因此，以房地产资产论财富，中国比美国高出多倍。另一方面，炎黄子孙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聪明的脑子无数，少有种族歧视，以总人头算市值，要超过中国不是那么容易。

这里的问题，是论到拥有无敌海景的房子，同样享受水平的，中国之价高于美国的约十倍！这是说，尽管中国的房价高，因而业主多钱，但说到伊甸园的享受中国却比不上美国。是的，无敌海景的享受，我们的消费者盈余是远低于美国了。国民收入究竟应该怎样算恐怕只有天晓得？我们肯定地知道的是，当今盛行的算法及国与国之间的比较是胡说八道。

拥有无敌海景的廉价房子是近于《圣经》说的伊甸园。没有这伊甸园是中国的不幸。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我们也有一个美国没有的伊甸园，这是中国的文化与文物，既深且厚，变化多，而享受这些不需要拥有。1975年的暑期，为了考查讯息费用，我花了两个月在九广东道考查产自缅甸的翡翠玉石市场，后来创立了经济学的玉石定律与仓库理论——两个理论都重要。跟着我转到收藏品等上面。值得收藏的中国书画与文物的估价一律高，见猎心喜，我遇上就喜欢悉心地考查研究。到了80后期，神州大地到处大兴土木，推土机到处运作，出土的文物无数。研究收藏品不是浅学问，但有趣，对我在经济学问上的争取有大助。另一方面，逻辑简单：收藏讯息费用高的文物，我懂你不懂，我可以赚你的钱。再另一方面，要调校一下自己研究思考时的脑子过于集中（问题），偶尔把玩一些文物有助。但总的来说比不上在宣纸上大挥几笔那样来得酣畅淋漓。

思想文章，传世知难行易——“《佃农理论》五十年”之二

■ 张五常

特征，缺一不可。其一是作品要有点新奇；其二是作品要有趣；其三是作品说的要是真理。让我分点说说吧。

奇异的角 度不是怪

新奇不是指创新。太阳底下没新事。刻意的创新是经济学文章的大忌——虽然走这条路的人似乎不少。新奇是指一个奇异的层面，最好是附带一点精致的美。传世文章是写给聪明的读者看，聪明的读者读到一篇有奇异层面的文章，会想：这么简单，为什么大家没有想到过？这样，在第一点的要求上该文就过了关。这里要注意，千万不要把“奇”与“怪”混淆。奇异是新意，可取而重要；来得“怪”的文章读者不会买账的。

我可以举两件自己的作品为例。其一是《佃农理论》，我起笔让地主把土地一片一片像面包那样切开，问：地主要切实给多少个农户才能获得最高的收入呢？答案两个小时就推了出来。从这么一个奇异的角度看问题，文章传世。第二个例子是1973年写《蜜蜂的神话》。传统的分析，是蜜蜂采蜜浆是一种产品，蜜蜂替果树传播花粉是另一种产品。轮到 我，只是简单地把二者加起来，成为一种产品：既然蜜蜂采蜜时也一起传播花粉，每箱蜜蜂的产值当然是二者加起来。这么简单，文章发表到今天44年历久犹新，还可继续传世。当然，整篇文章还有很多其他的，但只要作者想得够新奇，这里一小点那里一小点，读者读得开心，文章就不容易消逝。

有趣由品味决定

转谈有趣吧。首先要注意，上述的奇异层面一定有趣，但有趣却不一定奇异。有趣是品味的问题。有些人天生没趣，无可救药。这些人可能天赋甚高，可以写另一类传世文章，但不是我从事多数的哪一类。经济文章的趣味有两个源头。其一是例子的选择，其二是推理的转向。

选例子最好是实例。实例要从真实世界的现象获取，而我喜欢选用夸张的例子。后者一般趣味性高，而分析的论点读者可以较为容易看得清楚。例如考查香港地区的租金管制惹来奇异的现象无数：我格外注意的是天台木屋的僱建与一个小住宅单位分租为数十伙人家的

为什么争取思想传世？

文艺或艺术作品是比较容易传世的。我自己有些散文，写得差强人意，发表了几十年还有人读，有些学校甚至要求学生读。经济学文章是另一回事。后者要传世几年也不易。经济学的文章，足以传世的是作者的思想，不着重感情的表达或文字的美感。思想这回事，来得抽象，何况太阳底下没新事，思想究竟是准的容易有争议，算得上是真理的新思想一般难求。这里我指的是经济学文章，思想抽象，传世或大小需要是独当一面或自成一家的创作，因而难求。

我是个不管身后声名的人，但重视自己的经济学文章能够传世。从自私的基因做解释，我认为自己的思想文章仿佛是自己的孩子，文章发表后，我有我的生命，文章有它的生命，作者再也管不着。但花了那么多的心血才“培养”